



地下堡垒

——



中国地质出版社



地下堡壘

郭少軍著

0793

中國青年出版社

地 下 堡 壘

郭 少 軍 著

*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 華 書 店 总 經 售

*

787×1092 1/32 1 1/8 印張 16,000 字

1956年6月北京第1版 195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1—80,000

統一書号: T 10009·45

定 价 (5) 九 分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日本鬼子在敵後冀中抗日根據地展開了一場殘酷的大掃蕩。烈火燃燒着房屋和田園，遍地流着革命人民的鮮血。鬼子們像餓狼一樣，到處追趕和捕殺抗日幹部和老百姓。村裏的婦女們抱着幾个月的娃娃，從東莊跑到西莊，白天藏在麥田中，黑夜睡在坎地裏，找不到一個安身的地方。

日本鬼子在大掃蕩以後，便開始到處修碉堡和安據點，強迫民夫砍光青綠色的麥子，修起了一條條的公路，又挖了一道道的壕溝。整個冀中像烏雲遮住了天空一樣的陰沉，根據地遭受到很大的摧殘。

就在這塊一望無際的平原上，有一個不大的村莊，



叫康家屯。这是个有名的“抗日莊”。这村的老百姓，在日本鬼子的“扫蕩”中受到的苦难，甭說有多惨了。

敌人包围了康家屯，抓了男女老少九十多人，赶到村外的一个廣場上。鬼子們扒光了二十多个青年妇女的衣服，强迫她們扭秧歌，唱抗日小調，妇女們死也不肯这样作。鬼子們就用槍把子打她們，用皮鞭子抽她們，打得她們渾身上下都是血紅的印子。打完了妇女，鬼子便叫村民排成橫隊，問他們誰是村長，誰是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誰是民兵隊長。這時候，場上鴉鵲無聲，沒有一個人說話。兇惡的鬼子就拉出一个十來歲的小男孩，用刺刀挑死了，再問还是沒有人說話。隨後又拉出一个手上抱着娃娃的年輕妇女，一把搶过她的孩子，猛地摔在地上摔死了，又用鋼刀去割这个妇女的兩個奶子，她悽慘地嚎叫着，全場的人都把头扭到了背後，不敢看她。尽管鬼子这样兇狠殘暴，他还是不知道村幹部在哪裏。最後，敌人用機關槍把全場九十多个老百姓都打死了。鮮血像溪水一样的流着，就連那些偽軍也不忍抬起头來。

这村有一个青年叫康大鎖，在晚上，領着十幾個村民回來把九十多具屍體掩埋起來，把兩個還沒有打死的老太太抬到家去，其中就有他的母親。後來，大鎖用一個轆子，把廣場上凝固的血塊收藏了起來。仇恨，像

烙印一样深深的
印在他的心上。
第二天，他找到
民兵隊長就報名
当了民兵。

大鎖是一个
純樸、忠厚、勇敢、
机灵的小伙子，
对抗日工作一向
就很積極。大扫
蕩以前，區委書
記張平就常住在
他家裏，他的母
親对張平就像对
自己的親兒子一



样疼爱，常把張平叫成大鎖。張平也很喜欢大鎖，經常教育他積極作好抗日工作，还将窮人为什么受压迫的道理講給他听，一心想培养他成为共產黨員。大鎖和他的妹妹在自己家裏給張平挖了一个小洞，裏面能藏兩三个人，洞口設在牛槽裏，把槽底的木板弄成活的，人進去後把板一插，誰也不会怀疑它是洞口，除了他們一家三口人以外，誰也不知道。从此，他家也就成了區

委的“堡壘戶”了。

康家屯的支部書記是個粗壯的婦女，名字叫楊二妞，天生的一對黑亮黑亮的大眼睛和一頭蓬鬆的短髮，誰見了她都感到這是一個精力充沛、大胆而又果斷的人。大掃蕩的時候，她白天帶領着老百姓和敵人打游擊，跑遍了康家屯的四窪，晚上又回到村裏和幹部們商量對付敵人的辦法。週圍各村的老百姓都知道她，她也像一個釘子釘在敵人的眼裏一樣，鬼子和漢奸們到處找她。後來，她終於不幸被敵人抓住了。

二妞被抓到據點裏去以後，敵人对她使盡了各種軟的和硬的辦法，她第一次嚐到了皮鞭、辣椒水，也第一次聽到敵人狡詐的甜言蜜語。但是敵人得到的每一次回答，除了唾沫就是耳光。後來，敵人把她和其他幾十個被抓去的區、村幹部關在一間房子裏。在一個夜裏他們組織了暴動，打死了哨兵往外逃跑，可是因為外面有封鎖溝他們走不過去，又被敵人抓回去了。

一個月以後的一天黃昏，鬼子拉他們出去，用機關槍把他們屠殺了。

半夜，天下着濛濛細雨，二妞甦醒過來，她摸了摸滿身是粘乎乎的血漿，四週都是同志們的屍體，崗樓上的探照燈不住地向四面照射。她發現自己並沒有死，她想：自己應當馬上逃出去。她剛伸出手去要爬，忽然

覺得胸部一陣劇烈的疼痛。這時，她想起了張平告訴她的一句話：“共產黨員要和敵人鬥爭到最後一口氣，流盡最後一滴血。”黨的力量鼓舞着她繼續爬到了溝边上，一丈多深兩丈多寬的封鎖溝擋住了去路，她就勇敢地滾了下去，可是，再往上爬就難多了。她用雙手一點點地挖了些腳坑，爬上去又跌下來，跌下來又爬上去，最後，到底還是給她爬上去了。她一直爬了二里多路，又暈倒在一片麥田裏。直到天亮以後，才碰上一個鄰村的聯絡員。這個聯絡員一看是二妞，便連忙把她揹到家裏。為了她的安全，大鎖把她安置在自己家的祕密小洞裏。

大鎖每天工作回去給她端飯送水，聯絡消息。怕洞裏潮濕，還經常給她換乾草，大鎖的妹妹也是不顧骯髒的給她端屎端尿。二妞在小洞裏養了兩個月，傷口長好了。在這兩個月裏，大鎖和二妞不知不覺的產生了愛情。

二妞好了以後，十分感謝大鎖，她說：“你把我的傷養好了，我不知道怎麼謝你！”

大鎖說：“不是我，是咱們的地洞把你的傷養好了，還是多挖幾個洞吧！”

從此以後，他們按着區委的指示，找到幾個可靠的青年，又挖了幾個這樣的小洞，洞口有的設在鍋台腔

裏，有的設在衣櫃裏，有的開在磚牆腳上。從這以後，區裏的幹部也就常住在這個村裏。由於感情的關係，張平還是常住在大鎖家。大鎖的妹妹，白天在大門口紡線，天快亮的時候爬到房頂上給張平站崗，小心翼翼地听着周圍的動靜。

有一天早晨，東方剛露出紅色，村裏的狗像瘋了似的亂叫，小姑娘從房上下來，輕輕地敲了敲牛槽的木板，告訴張平：“政委！鬼子包圍了，不會有什麼事，一會做好飯給你送來！”說完，在槽裏裝了草，把老牛從睡夢中打醒，讓牠吃着草，她便和母親做早飯。這時候，大鎖和二妞正帶着民兵配合小隊去執行任務，還沒有回來。

萬沒想到，敵人就是來抓張平的。門口和房頂上都站滿了鬼子和漢奸。天一亮，他們就從四面房上跳進了院子，門也給打開了，四五支亮堂堂的刺刀逼在母女二人的胸口上。

“快說！區委在哪裏？”偽軍隊長瞪着牛一般的大眼，又吆喝道：“別裝傻，他就藏在你家的洞裏，不把人交出來，我非扒了你們的皮不可！”別的偽軍們也到處亂搜，嘴裏亂喊着：“八路！出來吧！早知道你藏在哪裏了，不出來就叫你死在洞裏！”

別看他們亂喊，可是並不知道洞在哪裏。敵人明

白，只有从这母女兩個的嘴裏才能找到張平。

老大娘的心裏，已料到未來的不幸了，可是她有个坚定的主意，决不出賣自己的孩子！死也不叫鬼子把他抓走。扫蕩時敌人怎样燒房殺人，怎样用機關槍打死了九十多个老百姓，她怎样从死屍堆裏爬出來，一幕一幕的又浮現在她的眼前，仇恨的烈火，燃燒着她的心！於是，她什麼話都不說。

鬼子和那些漢奸們，把娘兒倆倒背手捆起來吊在樹上，他們先是用蘸了水的鞭子抽，後來又點着劈柴燒她們，血順着她們的大腿一滴一滴地滾到地上。問了一千遍一万遍，她們还是咬着牙齒說：“不知道！”

这一切，張平在洞裏都听得清清楚楚，他無論如何也不能忍耐了。他不能讓这个老媽媽和小妹妹为自己受这样的慘刑，於是把文件埋了起來，偷偷地从洞裏爬出來，把三个手榴彈握在一起，猛地把弦一拉，衝到了鬼子和漢奸們的隊裏去，刹時一声巨雷般的爆炸，張平同志和敌人同歸於尽了。

小地洞保護了幹部，也給了幹部們慘痛的教訓！

大鎖回來以後，看見張平和他自己的母親都死了，一声也沒有哭，他把眼淚都嚥到肚子裏去。他把他們兩人埋葬完後，重新擦亮了武器。

在大鎖舉行入黨儀式那天，黨決定給他担負更多

的責任，提升他當民兵隊長。他在會上向黨宣誓說：“我的老娘犧牲了，以後黨就是我的母親；張平同志犧牲了，我要繼續完成他沒有做完的工作！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給黨和老百姓。”說着，他從口袋裏掏出一個小日記本，放在炕桌上，幾個黨員都納悶地看着這個非常眼熟的本子，支部書記二妞一手拿了過去：“啊！張平同志的日記本！”說着，她把本子緊緊抓在手裏，瞪着兩個大眼，呆呆地瞅着大鎖。

“這是張平同志犧牲前埋在小洞裏的，內容可很重要啊！”大鎖又補充說道。

二妞和大鎖，在這本日記本上找到了縣委關於目前形勢的報告和張平關於對敵鬥爭的計劃；小本上還有如何在康家屯開展地道的計劃和圖樣。在發展黨的對象名單上，大鎖還看見了自己的名字。

張平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都是用些代號寫的，小本上寫着：康洞九·五〇，十·一五〇，十二·三〇〇。還有些彎彎曲曲的路線。大家都有點莫名其妙。還是二妞跟張平接觸得多，能猜出這些暗號。她說：“張平同志計劃在康家屯挖地道，九月挖五十丈，十月完成一百五十丈，十二月要挖到三百丈。這個圖的意思是先從村西頭挖起，設開口的幾家都是可靠的貧農，就是不要我們把洞口開在地主富農家裏，也尽量不要開在比

較紅的黨員或村幹部的家裏。”

大鎖提議馬上按着張平的計劃幹起來。幾個黨員都贊成，他們還討論了怎樣發動羣衆，什麼時間挖，民兵怎樣放哨等。最後，二姐在會上作了結論：“大家要認清，不挖地道，我們黨就站不住腳，說不定明天早上我們就會被敵人抓去。沒有地道，民兵們也就沒有依靠，早晚村裏的工作是要垮台的。所以我們黨員要帶頭挖洞，保證完成張平同志指示我們的任務。明天白天，我們去發動黨員和青年救國會的幹部、民兵參加，晚上就動手。”他們散會的時候，已經鷄叫三遍了。

二十天的工夫，地道就挖了六十丈，一頭開了一個口。大鎖拿着地道比生命還重要，每天要在地道裏爬一遍，從東口進，到西口出。他心裏想：張平同志要是不



死。住在这个洞裏有多保險呀！

从这以後，民兵隊也壯大起來了，老百姓們也都偷偷的在自己家裏挖起地洞來，康家屯的抗日工作也一天比一天更熱火起來了。敌人不知道从哪裏打聽到村裏挖地道的消息，他們想了許多坏主意要破坏地道，还声称要活捉大鎖和二妞。

一天中午，趁人們吃午飯的時候，敌人包圍了民兵隊，大鎖發覺時，房頂上和院子裏已經都是敌人了，他們只好一面打一面鑽洞，洞口立即被敌人發現了。民兵們還沒有使用地道的經驗，可是敌人也沒有破坏地道的經驗，大鎖立刻在离洞口三尺的地方打了一道士牆，準備敌人下來就打，如果敌人放煙就把它堵死。

因为特务告密，敌人完全了解地道的線路和有洞口的地方。漢奸們在洞口上乱喊“八路投降吧！繳槍不殺！”“游擊隊都完啦，你們民兵別自找死路！”“出來什麼事也沒有！”這些話都像放屁一樣，根本沒人理他。

漢奸們等了一会見沒有人答应，便抓了一羣老百姓，帶着大鎬鐵鍬來挖洞。大鎖他們聽見上面咕咚咕咚地挖起來了，知道事情不妙，便打算从另一头的洞口撤退出去。他們剛鑽到那头一看，那头洞口也被敌人發覺了。走是走不掉了，只好蹲在裏面，叫兩個民兵把

住兩頭的洞口，不讓敵人進來。

挖洞的聲音越來越大，民兵們心裏都沒底了，有的問大鎖怎麼辦，有的主張聽天由命，有的主張硬往外衝。大鎖看見這種情況，雖說心裏有點慌，可是還沉得住氣。他說：“你們放心，咱村的人不會把咱們挖出來。萬一地道被挖開，我們先打幾個手榴彈，再衝出去和敵人拚。”民兵心裏想，倒底是隊長有主意，所以都同意了這個意見。

正和大鎖估計的一樣，被抓來的二十多個老年人，都不得不裝出用力挖的模樣，但鎬鏟都挖不進土裏去，還有的挖一鏟土掉一滴眼淚。因為他們知道下面有自己的孩子，挖一鏟土就像割自己一塊肉一樣。後來，這種情況被敵人發現了，用槍把子打他們，還說再有一點鐘挖不開就把他們帶走。幾個老人互相使了個眼色，把挖的坑往一邊偏。結果挖了兩個多鐘頭，土坑有一丈多深，連地道的邊也沒挨着。漢奸又叫他們從另一個地方挖，結果還是沒挖到地道的上。

天黑了，漢奸們着急了，在洞口裏摔了一陣手榴彈，抱來了一大捆柴禾點着，把洞口盖上，然後用繩子把二十多個老头捆了一串帶上，賭氣走了。

大鎖他們在下邊摸不着敵人的情形，正在發愁，忽然從兩個洞口又進來了兩股濃煙，噲得連氣都出不來。

他估計天也快黑了，決定帶着民兵們出來和敵人拚，幹掉一個夠本，幹掉兩個賺一個，反正不能在地道裏等死。於是他在槍膛裏填好子彈，手榴彈揭開蓋，把弦套在手指上，便試探着往外鑽。他穿過洞口的火堆，爬出來一看，天已漆黑了，也沒發現有敵人，听了听連一點動靜也沒有。忽然咚咚咚跑來一個人，大鎖把手槍拉出，一看，原來是他妹妹，跑得呼哧呼哧的，說：“你們沒出事吧？把我們都吓坏了！漢奸們走了，帶走二十多人，剛出西街口。”

大鎖聽說敵人走了，心裏豁然亮堂起來，可是一听说帶走二十多人，他的心裏又沉重起來，把民兵們都拉出來，就去追擊敵人，十五個人分三路，採取包剿的形式追了上去，漢奸們聽見三面槍响，漆黑的天也看不見人，滿以為是游擊隊追來了，萬沒想到就是康家屯的民兵，吓得把自行車和搶的東西都丟下，狼狽地逃跑了。抓走的二十多個老百姓也救了回來。

從這以後，人們對地道便有信心了，可是，也越來越覺得地道太短，还是很危險，於是大家挖洞的勁頭更足了。隨着地道的開展，鬥爭也越來越尖銳了，一個月的工夫，敵人包圍了康家屯六、七次，又打死和抓走了十幾個人，其中還有幾個年輕的婦女。只要敵人一來，老百姓就鑽洞，青壯年們更是一個也不剩。地道成了

全村人民的唯一靠山。人們挖洞的勁頭也更足了，每天黑夜都有一、二百人拚命的挖，兒童團的孩子還向四五十歲的老太太們挑戰競賽，鬧得熱火朝天。

過了幾個月，大鎖被提拔為區小隊的隊副了，二妞也作了區裏的婦救會主任。

一天夜裏，區小隊在掩護康家屯挖地道，大鎖在村邊上查哨，忽然發現一個黑影。他一揮手，兩個戰士立刻像猛虎一樣撲了過去，兩支刺刀逼在那人的胸前和背後。大鎖跑過去一看，不是別人，正是二妞，夾着個小包剛從別村轉回來。戰士們一看是她，都笑着走開了。兩人親切的握了握手。

二妞對大鎖說：“你們的小隊長真厲害，幸虧我膽大，要不然吓也吓死了。”

大鎖笑了：“請原諒吧！婦女主任同志！不厲害還能打鬼子嗎？”

說着，兩個人手拉手的走到了一片小樹林裏，樹枝被風刮得東搖西擺，像是歡迎這一對青年男女，夜鷹也不斷的為他們祝福。

二妞在漆黑中望了望大鎖的臉說：“大鎖，咱村的老百姓挖洞的勁頭可真算是够大的了。”

“不過，犧牲的也够慘啦，我還沒忘記張平同志說的話，敵人越殘暴，人民的鬥爭意志就越堅強。”大鎖用

堅定的口氣這樣回答。

二姐說：“最近縣委指示說，打擊敵人才是保存自己的唯一辦法。要把地道變成我們的戰鬥堡壘。敵人也逼着我們非這樣作不可。”

大鎖說：“你到村裏看看去吧！老百姓正在按着上級指示作哩！”

沉默了一會，大鎖轉了一個話題：“二姐，你說抗日什麼時候才能勝利呢？”

二姐說：“毛主席不是說這是持久戰嗎？也許等到你的小隊變成一個團的時候，就差不多了。”說着，兩人都笑了。

一會，大鎖又問二姐：“抗日勝利以後，不知道中國是個什麼樣？不知道該有多麼美？不過那時候咱們倆也

